

这是一部
作者生命受到威胁的
书

女记者 ☐ 独家纪实

江湖追踪

“佛子”张小平

山野愚人



张小平



令著

法律出版社

女记者

□ 独家纪实

江湖追踪

“佛子”张小平



女记者

江湖追踪“佛子”张小平

法 律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80 号

女记者江湖追踪“佛子”张小平

张 玲 著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数/186 千

版本/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100

社址/北京宣武区广内大街登莱胡同 17 号 (100053)

电话/ 3266779 3266792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 ISBN7—5036—1573—7/I·106

定价: 8.2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在奋斗。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条通向人生尽头的坦途，但许多人却在迂回中前进，或者攀登高峰，或者走着小路……。而恰恰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奋斗与追求中，有的人却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恶，这是一种损害大多数人而求自己的功名利禄的丑恶。

由于意外的原因，我进入了气功领域，那份遭遇至今令我难以平静的生活。气功，确是祖国悠久文明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但现在一提到气功，就是超人，飞崖走壁，指哪到哪，的确令人产生怀疑。

为此，我跟踪了一位从东北出道的“气功大师”张小平，数月后，真相大白，同时我也面临着死的威胁。但我还是冒着风险，把这段惊险、真实又令我不堪回首的经历写出来。请人们自己从中索取所需吧！

——作者题记

目 录

上篇 伪装的佛子

第一章 我所见到的“大和尚”	(1)
1. 神秘的和尚	(1)
2. 在五星级宾馆里	(1)
3. 黑色人物	(3)
4. 威风的 500 奔驰	(5)
第二章 深圳之谜	(9)
1. 假电话的秘密	(9)
2. 诱惑	(11)
3. 西餐馆的老板	(15)
4. 受害的将军	(19)
5. 神秘的情人	(21)
第三章 踏入“黑社会”	(25)
1. 阴险的邀请	(25)
2. 假佛子和他的保镖	(26)
3. 圈套	(29)

4. 红衣主教	(33)
5. 迷乱的人心	(44)
第四章 治病现场所见纪实	(51)
1. 编造的佛经	(51)
2. 场态见闻	(54)
3. 又一个站立起来的人	(60)
4. 初露狰狞	(64)
第五章 糜烂的私生活	(70)
1. 五个孩子三个妈	(70)
2. 假佛子为什么害怕孤独	(75)
3. 第一夫人之谜	(78)
4. 星空下的幽灵	(81)
第六章 桂林之梦	(83)
1. 编造的历史	(83)
2. 法术与阴谋	(88)
3. 红地毯上的鲜血	(94)
4. 悲惨的徒弟们	(99)
5. 假佛子与政治野心	(105)
6. 假佛子与美乳小姐	(107)
7. 甜蜜的杀心	(113)
8. 第二夫人之谜	(117)
9. 江上“止雨”	(121)
10. 陌生人的警告	(126)
第七章 梧州大出丑	(128)
1. 记者初揭假佛子	(128)

2. 艳遇公关小姐	(132)
3. 第三夫人之谜	(137)
4. 徐然之死	(140)
5. 第四夫人之谜	(149)
第八章 湘潭惨案	(152)
1. 一个 28 岁的冤魂	(152)
2. 气功协会的控诉	(156)
3. 假佛子的一次盗窃	(158)
4. 苦恼的拍片	(163)
5. 尼姑被骗记	(166)
第九章 天津之乱	(169)
1. 告密的功夫人	(169)
2. 铁路工人的疑惑	(173)
3. 泄露天机	(175)

下篇 假佛子的真面目

第十章 大梦初醒	(181)
1. 雨夜的哭泣	(181)
2. 情妇的供词	(185)
3. 一封来自东京的揭发信	(186)
4. 他和女徒弟同居	(187)
5. 假佛子身世揭秘	(188)
6. 虚构的《佛子张小平出山记》	(189)
第十一章 一位不愿露姓名的女性自白	(191)

1. 内蒙行骗	(191)
2. 蛇口假帐	(195)
3. 外交小姐的情感误区	(197)
第十二章 揭开“佛子”的伪装	(199)
1. 捣鬼有术	(199)
2. 令人吃惊的三千万	(204)
第十三章 将军的证词	(205)
第十四章 500 奔驰揭秘	(212)
第十五章 记者的痛苦思考	(213)
第十六章 识破阴谋	(214)
第十七章 徒弟的虔诚和悲哀	(217)
第十八章 疯狂的报复	(220)
1. 软硬兼施	(220)
2. 一个弟子的报信电话	(222)
第十九章 佛门的尊严	(223)
第二十章 他不是气功的代表	(225)
第二十一章 张震寰的遗嘱	(228)
后 记	(232)

上篇 伪装的佛子

第一章 我所见到的“大和尚”

1. 神秘的和尚

我认识张小平，那是在北京一个春天的晚上。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在空旷的淡紫色的天空下，人世显得那么寂静。

当我脱离家庭的重负准备休息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开玩笑地说，大作家你还当家庭主妇吗？出来走走吧。

我对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一种潇洒的生活。因为我作为人妻，作为母亲，家庭像牢笼一样把我给锁住了。

我的朋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我知道我的话大概引起了他的同感，但他还是说：“你今天应该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带你去见一个大和尚。据此人说是国家最高领导的保健医生。”

2. 在五星级宾馆里

我对佛门是很陌生的，因为我认为佛门本身是另一个世界。人不经过大喜大悲，看破红尘，是不会进入佛门的。而人在万念俱灰的时候，进入另一个门坎，那个门坎里面一定是冰冷而孤独的。作

为一个 35 岁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很害怕孤独和冰冷。这种感觉我过去从来没有过。我记得在我少女的时代是那样的欢跃，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而当我结婚之后，走入妇人生活之中，我才发现，人生最烦恼的就是追求。

追求是无时不有的。一个有所追求的人，能摆脱烦恼吗？能摆脱失败和灰心吗？

在这种怅然中，我还是从家门走了出来。我想要看看这个和尚，既然他是经过大死大生的人，他对一个没有经过大死和大生的、但却是死去活来生存的人，还是有一种诱惑力的。另外，一个和尚，怎么会成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保健医生呢？这是个谜，也是个疑问。

我走出了家门，来到了空旷寂静的马路上，不知不觉间走进一家高级饭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的饭店，它座落在北京站的旁边。春天的风还是很凉的，这种凉意还含着一种春的温柔和植物的微微香气。我在霓虹灯下站了许久，我甚至感到突然找到一种我已经失去的、而向往已久的生活。这种感觉，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也不知道。

我身上穿着一身警服。当微风扫过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的服装在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身体，一种少女时代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微微苦笑了一下，走进了这家五星级的饭店。

这种五星级的饭店，我是很少涉入的，因为我是一个军人。

军队里的生活是被军装所裹住的。我们整天除了同武器打交道外，就是同我们的战士在一起。应该说，我们这种人，既骄傲又可怜。因为普通人的生活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我们离普通人的生活也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边走边想，一个佛门子弟，为什么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呢，

他应该住在寺庙里，他应该同那些古钟、木鱼、佛像和那种万念寂静、一切皆空的佛门，同在一起。住五星级宾馆，所需经费相当可观，一个穷和尚，钱从何处来？我怀着种种疑惑复杂的心情走上了电梯，然后走到大和尚所住的房间。

我的朋友早已等到门口了。他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西装，还戴着一副黑颜色的眼镜。他对我跺着脚说，亏你还是个军人，你迟到了整整 20 分钟。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怎么走来的吗？我搭了汽车又换乘了地铁。”

他突然笑起来了，说：“像你们这种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已经习惯搭的士了。”

我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我也不想说什么。人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有钱人与无钱人的口气是不一样的。

朋友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大和尚时间观念是很强的。

.....

我们轻轻地敲响了那扇装璜很漂亮的、淡紫色的大门。不知为什么，当门敲响以后，我突然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对我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因为我已经活得很沉重了。

我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人是有一种预感的，这种预感谁也解释不清楚。但是它在宇宙之间，在所谓的高位空间……，它在人世里是的确存在的。

3. 黑色人物

门轻轻地打开了，我睁大了眼睛，只见从屋里射出柔和的淡蓝色的光。

我想象着在灯光里出现的一定是一个披着袈裟，个头高大，脑袋秃光，上面点着两排烧焦的印迹的大和尚。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长着丑恶面容的年轻人。他身后映着一束束蓝色的光，灯光把他的头发染成一种奇特的色彩，这种色彩具有一种强烈的佛门感觉。也许这种感觉只是我内心世界的感应。那只不过是普通的灯光啊。

我在慌忙中打量着他。他的头发长得浓浓的，脸很瘦很黄，显得十分疲劳，额头爬满许多浅黑色的皱纹。他的眉毛很浓，但是两只眼睛却非常的细小，转动得很快，有着一惊弓之鸟的神色。

初见乍会，我十分失望，并且有一种厌恶感，可是我也说不出为什么。然而，他的一双眼睛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这双眼睛里我似乎看到一种深邃的东西，这种深邃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一时说不清楚。

他脸上毫无表情，轻轻地把手往里一引，用一种非常洪亮的声音（请注意这种声音不是一般人常用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用这种声音创造了多少财富）轻声说：“啊，请进来。”他的小个头同声音很不相配。

他穿着一身深奶油色的西装，扎着一条花色的领带，这根领带我在许多男性的身上都看到过，在商店里也经常看到。但扎在他胸前，却有一种介乎于黑道之间的帮会头目的感觉。

也可能是我的一种潜意识吧。我觉得这个人决不会是邓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起码他没有那种高层次的气质。同时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一种潇洒，这种潇洒不是女人的雅气，也不是官宦的稳重老练，却是一种难以说得准确的村夫和阔人之间微妙的气质。这种潇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我轻轻地顺着他的手势，走进了房间。

房间里还有三位客人，看得出来这些客人都是有社会身份的人，因为从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一种法国香水的气味。我讨厌这种香水的气味，但是在这种场合，这种味道似乎还是很合适的。

这些朋友好像在看一些拍摄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声音也杂乱无章，这对我们搞专业的人来说，是很无聊的。我也不想细看，但总感到这些录像与五星级饭店现代化生活不相符合，很有一些村气，它同主人公的某些气质相适应。我有些疲劳地轻轻地坐在沙发上，忙碌中，总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身边，甩也甩不掉。

我忽然抬起头，这个年轻人正用一种奇特的戒备的而且掺杂着一种狼样的目光扫视着我。

我的朋友向他作了介绍，他收回目光微微地笑了。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开始了。

这种谈话就是一种普通的礼节上的谈话。然后，我的朋友切入正题，原来，他给这位气功师写了一出剧，请他出赞助。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大和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目光。这目光使我想起了巴黎圣母院的那位黑衣主教。眼是灵魂的窗口，一个人的目光让人深不可测时，那么他的灵魂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我知道，此次来，是白跑一遭了。这个人极猾头地把赞助的事踢了出去，我的朋友大失所望。到后来，我才知道，朋友给这个人写剧，是很花工夫，并且是同这个人有预约的，但这个人违背了给钱的许诺。

4. 威风的 500 奔驰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枯燥，但也很顺利。因为我从心里没有瞧得起这个年轻人。他的潇洒，他的嗓门，以及他的

一种发号施令的口气，除了狂傲的感觉之外，还浓浓地挂着土巴气，有一种说不出的别别扭扭的感觉。

我的朋友看看手表，突然大叫地跳起来说：“唉呀！今天回去这么晚，我媳妇要问我，我没法交代。”

大家笑着站起来，于是，我们起身走出了房门。

年轻人突然一反刚才的冷淡和狡猾，极热情地轻轻地说：“让我送你们吧。”

直到这时，他才伸出手同我握了握，说：“咱们认识一下吧，说了半天的话我还没有作介绍呢，我叫张小平。”

他伸出的手瘦而长，上面一点硬茧子也没有，不像是个农民，更不像个男人。

我们走出门以后，张小平说：“我用车一个一个的送你们回家，你们看好吗？”他轻轻地躬了躬身，又把手往前引了一下，十足的绅士派头。

冷冷的星空，灿烂的灯光，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孤独。来到五星级饭店的门外，张小平用手指了指一辆黑颜色的车，轻轻地说：“这是我的汽车，奔驰 500。”

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一种深深的骄傲。

他并不马上请朋友们上车，却伸出十个手指说：“如今谁能坐上 500 呢？往后朋友们有事，尽管说。”

他人长得个头不高，但我感到他伸出的手指头很长，很长。在黑暗中，他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喜欢汽车的人吧。

但我并不喜欢他大吹大擂的说话口气。汽车在我们单位可不算少，500 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是一种缘份，也许是一种巧合。张小平把其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地送回家以后，车里就只剩下我一个。我同他坐在车的最前面，可是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夜风潇潇，马路上已经很沉静了，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张小平一手开着车，一手轻轻地打开了音响，他似乎能够准确地摸到人的思维，他似乎知道我心里很孤独。他打开音响以后，我听到一种阔别已久的抒情的古筝的声音。

音乐起来以后，我不由自主地把头仰在像沙发一样的靠背上。汽车里一种香味隐隐地袭上来，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的安逸。于是我想到我生活的艰辛，想到我进入婚姻城堡之后的无奈、劳累和艰难。

千头万绪一下子涌向我的心头。这种个人情感使我像喝醉了酒一样，忽然失去了主观控制，儿时的纯真和理想，使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位高深莫测的陌生人。

我不由地问：“张先生您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两只眼睛有些贼贼的，又很古怪，然后轻声地说：“你有什么心事吗？”

应该说我还是有戒备之心的，他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我什么也不想说，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他笑了：“你应该看佛经，你应该知道什么叫觉悟。”

觉悟这个词汇，我是懂的，活这么大，什么时候离开过这个词汇呢？但看起来，他所说的觉悟是另外一码事了。于是，我只能报以一种客气的微笑。

我们俩再也没有说什么。车静静地往前开，我看到车上的表已经指到220迈——他开的速度是很快的。我静静地注视着他的手势。

在他的身上，在他瘦瘦的双肩上，洋溢着一种年轻人的快活。看得出来，他的这种欢快是因为有一个异性在身边。一种难以诉说的羞涩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毕竟还是个年轻女性。

我不再看他，把头扭向了窗外。不知不觉车子开到我住的宿舍楼前，我轻轻地走出车门。

我很客气地跟他告别，他也走下了车，很绅士风度地微微伸出手说：“再见啦！”眼神里透出一种武功界的义气。

他回到车上重重地关了车门，车慢慢地开动了。这时候他似乎知道我心境的不好，车慢慢滑行几步之后，他轻轻地按了两下车笛，然后快速地离开了我的宿舍。

虽然夜已经很深了。但是我没有马上回家，我在长长的马路上走过来走过去，我似乎在寻找那个行走的车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他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呢？

第二天接踵而来的，是一种难言的疲劳与忙碌，我几乎忘记了昨夜与大和尚的见面。

到了晚上，我突然接到张小平的电话。他轻声地说：“张记者，我邀请你跟我采访，你愿意到深圳去吗？”

我没有去过深圳，但是我对深圳还是很好奇的。于是我对他说：“不敢当，但我这次去是干什么呢？我是军界的人，应尽量避免到一些开放城市。我们的采访对象是战士。”

他说：“你应该打开你的生活圈子。凭我的感觉，你很有大家风度，是应该干大事业的人。”他笑了一声，又说：“你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张小平不是随意邀请人的。希望你赏脸。”

我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到了深圳。还因为我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觉，我希望这位新朋友是个好人。我不愿需要我帮助的人失望，也许这